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

五代史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側儻有大志始事徐帥

時溥爲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畧見忌唐大順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卽署爲軍校知俊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軍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

用爲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

厯海懷

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

不下太祖罷思安

五代史李思安陳畱張亭里人也初事汴將楊彥洪爲騎士好拳勇未弱

冠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汴嘗大閱戎旅觀其材甚偉之因錫名思安字貞臣思安善飛稍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恃猛自衛者多命取之必鷹揚颺卷擒馘于萬衆之中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爲踏白將時巢蔡合從太祖每遣偵邏必率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賊殺戮掩奪衆莫敢當尋領軍襲蔡寇於鄭都將李唐賓馬蹢而墜思安援槊刺追者唐賓復其騎而還又嘗與蔡人鬪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實其後渡長淮下天長

高郵二邑又拒孫儒迫濠州皆有奇績累遷爲諸軍都
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練兵禦寇
邊境肅然思安爲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
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于桑乾河擄獲甚衆燕人
大懼及軍還率諸軍伐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
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
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
右曰李思安當敵果取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
吾將用之則敗聞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飛將數奇
前史豈虛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爲相州刺史思安自
謂當擁旌仗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爲政
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具而復壁壘荒圯
帑廩空竭太祖怒貶柳州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
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于幕谷是時延
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
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五代史
從討秦

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于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于幕谷俘斬千計守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不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執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于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告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

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負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

茂貞

五代史時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雄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史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

同州叛送欵于李茂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邪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爲此昨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陰結鄩鳳終不爲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恨蓋劉捍誤予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爲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洛奔至潼關爲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

乃舉族奔于鳳翔。鑑戒錄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塙，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雷源曰：「此冤氣所結也。古來固圉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經百十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之，瘞之，尋有叛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

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五代史李茂貞厚待之，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牧圍之地。靈武節

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帥師救之師次
邠州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茂貞悅署爲涇州
節度使復命率眾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
旣而爲茂貞左右石簡愚等間之免其軍寓于岐下掩
開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觀言知俊途窮
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愚等以安其心繼
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
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
朝廷末帝遣霍彥威率眾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
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成
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入蜀王建以爲武
終慮猜疑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王建以爲武
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五代史纂
誤今按王
建世家云永平五年遣王宗儔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
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是以其族來由此
言之則是王建先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後知建雖待
俊來奔其說與知俊本傳不同必有誤者也

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

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其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

乃于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惡之遂

見殺

五代史王建待之甚至卽授僞武信軍節度使尋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宏志

以歸久之復命爲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人多違節度不成功而還蜀人因而毀之先是王建雖

加寵待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吾漸衰耗恒思身後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爲之所又嫉其名者於里

巷間作謠言云黑牛出圈椶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椶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爲名故以此構之僞蜀天漢

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斬於成都府之炭市及王衍嗣僞位以其子嗣禪尙僞炭畧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後唐同光末隨遷于洛卒又知俊族子嗣彬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

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

王深信之卽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
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
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於中都軍敗爲
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予玉帶嗣彬
惶恐請死遂誅北夢瑣言有石欽若者爲劉知俊判
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
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又遂寧
有馮德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穎川陳絢爲
武信軍畱後而劉令公知俊交謔撫其舊事疊有奏論
馮生謂穎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
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
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
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
終蓋曾殺一女入爲崇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
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慚懼言誠
于馮生許爲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
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

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

五代史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

產恒隨哀挽者學紉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爲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爲部曲梁祖鎮汴會

歷都押衙先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

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

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

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

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

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

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宏信于內黃梁軍攻時

溥于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

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
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
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畱後
五代史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宣走朱瑾會恒以
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厯滑州畱後河
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

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

通鑑考異編遺錄六

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抽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綏懷上党上乃東歸

昭宗遇弒

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

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五代史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

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

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

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

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

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引見會泣曰臣

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

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

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將李思安

圍潞州以會為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

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卽位

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為梁祖所誅餘皆歷內職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

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五代史賀德倫其先河西

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為小校德倫少為滑之牙

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畱

後遷平盧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

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

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顥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鄩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

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其事矣乃迫德

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

莊宗

五代史曹廷隱魏州人也為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宗于晉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為馬步

都虞候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為人剛愎視廷隱蔑如也弼監軍廩餼空乏以取貲又私貸官鹽延隱案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訴于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敕賜自盡時人冤之莊宗入魏德倫以

彥逼已遣人陰訴于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

五代

史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于別館盡殺其部眾為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晉王自黃澤嶺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頰密啓晉王訴以張彥凌辱之事晉王至永濟斬彥等八人然後入于魏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

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

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五代史德倫即以符印上晉王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

東監軍張承業留之不遣頃之王檀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為變遂誅德倫并其部曲盡

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

于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

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閻寶字瓊美鄆州

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為牙將瑾之失守于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

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為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洛隨宿鄭四州刺史天

祐六年梁祖以寶為邢洛節度使檢校太傅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

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
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
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
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
使位在諸將上五代史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洺
磁下之寶獨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
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
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
每有謀畫與之參決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
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
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五代

史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卽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卽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汴人

十八年晉軍

討張文禮于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五代史明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漳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植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溝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畧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中城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

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
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
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
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
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

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

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五代史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

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
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眾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
爲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
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
指揮使檢校司莊宗屏人間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空守博州刺史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
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
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
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
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
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
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陞
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
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
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

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

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

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

琛五代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

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李紹琛冊府元龜康延孝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賜姓名紹琛二

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

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

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

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

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

暇若修繕橋梁必畱數日使行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渡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行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

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

五代史明
年郊禮畢

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西南行營馬步
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狗利奮不顧身以
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
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
斷吉栢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
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
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
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卽迎降不暇如俟
修繕津橋便畱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
句洩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
江于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旣
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
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
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及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
度使董璋爲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爲行
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
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
平時延孝軍于城西毛璋軍于城東董璋軍于城中閏

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
邀相從反首鼠于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爲都將公乃
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
陰衛之乃署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
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
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尙書
有文武材幹甚洽衆心請表爲東川帥崇韜怒
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 明年崇

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
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
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
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
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
畫出于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

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
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
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
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
度使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
及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
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圓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
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
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

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

耳任園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五代史未

幾崇韜爲繼炭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

璋俛首祈哀而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炭令

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爲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

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命繼炭殺其子

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

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畫策

之謀始于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卽吾也若以背

僞歸國犄角而成霸業卽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

公皆以無罪而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

劍州時延孝部下皆鄙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

被禍兼誅令德號哭軍門訴于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

口伏誅河中舊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炭

到泥溪延孝報繼炭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爲亂丁酉延

孝至劍州遂擁眾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

檄詔諭人三日問眾至五萬已亥繼炭至利州是夜守

吉柏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柏浮梁繼

爰懼乃令梁漢禹以兵控吉栢津延孝已擁眾急趨西
川繼爰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園
因署爲副招討使令園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
禹監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宗擊劔門下
之甲寅園以大軍至漢州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
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
兵二萬與園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已
丑園陣于金鴈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
亘空于是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于金鴈橋又敗之
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宗追及擒之任園命載以檻車
時孟知祥與任園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車至
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
陝郊近領前鋒克平劔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勳巨鎮尊
官誰與爲競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爲郅艾
深可痛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盃以飲之延孝曰
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勳輔成大
業不動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
閹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
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園班師行次
鳳翔中使向延嗣賁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于

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九國志李
延厚洛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畧善
騎射從父琮爲洛州節度使率衆歸于梁祖延厚亦從
焉梁補左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
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
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
厚集將卒于營口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
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國報恩不以家爲慮者
立東廂衰疾怯懦厭爲征行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
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
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厯陵果
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逼文州
延厚率衆赴援卽日解其圍昶襲位遷雅州刺史永平
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詒排次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尙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

五代史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深祖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爲田農全義爲縣舊夫嘗爲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

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尙書充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光啟初爽卒其子仲方爲雷後部將劉經與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於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於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攻經於河陽爲經所敗收合餘衆與罕之據懷州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爲河南尹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弃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爲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差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非七月也又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爲河南尹東都雷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爲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爲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冊府元龜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卽位改名宗奭同光初復名全義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諱全義五代史有傳今之所書蓋史傳之外見聞遺事爾王懷州人嘗在巢軍中知

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觀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贈且多臨辭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歿王漸貴追思疇昔見知之恩未嘗報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每晨朝于影前捻香訖方出視事未嘗小怠至於終身其感恩不背本也如是 稽神錄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床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迫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膾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卽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卽獲魚數頭梁太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卽杖背二十械繫于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知所之

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五代史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食每取給於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凌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復遣兵助攻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爲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制是

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

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

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

五代史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

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唯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於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於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搢紳舊聞記在澤未久移授洛州刺史時洛城兵亂之餘縣邑荒廢悉爲榛莽白骨蔽野外絕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毀初巢蔡繼亂乃築三小州城保聚居民以防寇盜及罕之等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初至洛率麾下百餘人與州中所有者僅百戶共保中州一城洛陽至今尚存南州中州之號王招懷完葺五七年間漸復都城之壯觀正居守之位焉王本傳云洛城之中戶不滿百又唐鴻撰王行狀云於瓦礫邱墟之內化出都城是也今正史

云京城內有南州北州蓋光啟中張全義築至明宗天成中詔許人請射填築言光啟中築乃王再葺而已非始築也其城濠今尙遺跡焉余少時親聞舊老所說云巢蔡亂羅之後洛陽苑牆中松柏甚多至秦王修築都城及裏外橋多聚側近御苑廢宮之松柏用之聖朝歲洛陽大水諸城門悉摧壞余親見厚載長夏等門堆積材木視之多栢木及洛中枿毀行修寺木橋以土實之橋卽故南州西濠上之橋也得其木皆栢木卽舊老之言可驗矣王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起坐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三千共得丁夫閑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卽時擒捕之關市人賦殆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所謂亂後易治乎王之得簡易之道乎戶既

多丁亦衆餘時則教習之時李罕之在河陽罕之姦胎也嘗破北山之摩雲寨當時號爲李摩雲亦嘗置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爲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市是時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爲務嘗宣言於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飛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緣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爲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曉罕之謂王畏已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懷澤王乃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願無歸路遂逃遁投河東朝廷卽授王兼鎮三城時以正西京畱守之任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上衣青婦人皆青絹爲之取其新麥新繭觀之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好聲妓等間不笑惟見好蠶麥卽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好田田中無草者必于田邊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伴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罪卽赦之自

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力耕桑爲務是以家家有蓄積水旱無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齊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畱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

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
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
畝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
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
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
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
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五代史梁祖迫昭宗東遷命全義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
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爲河南尹移全義爲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
令東平王其年八月昭宗遇弒煇王卽位十月復以全
義爲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祖建
號以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冊拜太保
兼陝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冊拜太傅河南尹判六軍

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冊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篡逆以全義爲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於汴以全義爲洛京留守兼鎮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梁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爲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啟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其家財貢奉泊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於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栢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勵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五代會要開平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爲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洛陽搢紳舊聞記王在洛四十餘年累官至守太尉中書令封魏王徙封齊王

昭宗遷洛郊廟行事差官攝太尉時朝中有識者揚言曰太尉重官歷朝多闕所以差攝今齊王官守太尉何差攝之有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精潔至祠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晴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卽無畏師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卽依言而開塔拜訖王祝曰今少雨恐傷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嘗不澍而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無畏之神耶齊王之潔誠耶齊王在巢軍先歸唐授澤州刺史梁祖後歸唐授同州刺史自後與梁祖互爲中書令尙書令及梁祖兼四鎮也齊王累表讓兼領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爾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則帑庾多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資助之及北喪師梁祖猜忌王慮爲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四雖夫人儲氏面許梁祖獲免亦由齊王忠直無貳有勲名于天下不能傾動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納齊王之女爲親以故雖盡力于梁祖而武皇莊宗常切齒于齊王矣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于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

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莊宗以同光元年四月卽皇帝位是歲癸未十月

已卯減梁十二月甲子如洛陽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二年是歲甲申二月己巳朔有事南郊由此觀之則

莊宗以元年十月滅梁入汴十一月入洛次年二月卽南郊也而全義傳乃云莊宗入汴全義來朝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又改用來年二月南郊顯差一年然不以蓋傳內賸明年二字致此誤也案薛史無明年

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寃之

五代史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

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謂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二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爲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爲將相也大有勲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畱守洛陽有終焉之志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惟石爲園池之玩自爲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於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泊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卽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托全義請石於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道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爲詬已大怒曰吾今爲唐臣非巢賊也卽署奏笞斃之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勳員外郎柳潔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

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
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
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
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
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遙處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
姑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
肅朝倫九寺勾稽尙爲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
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圖唐史有傳時全義旣不能
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
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瑭
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畱守
判官承制拜工部尙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祖趙郡見
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贊皇集三卷令謁前
代碑礎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悅本朝宰輔
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其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
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冊府元龜
後唐李敬義德裕之孫居于平泉昭宗之都維也徵爲
司勳郎中特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給遺頗厚俄而朱
溫篡位誓心不事僞室及溫
徵命拒而不應退居衛州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

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于魏元行欽討賊無功
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
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
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
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

七十五諡曰忠肅

五代史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觀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

人掖而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
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祀於圓丘
時王師攻下陽劉狗地曹湓梁末帝懼急歸於汴其禮
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
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爲尙書令魏王
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以全義爲守太尉中書令
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朱梁時供御所費皆
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

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
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
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謀端居私第全義以
臥疾聞變憂懼不食薨於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
初冊贈太師諡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
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鄆陝滑宋三荏河陽
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
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
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
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
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
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
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讐宜斲棺
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嘗從莊宗幸
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
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
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旣非所
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朴滯凡百姓
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爲時所非又
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於莊宗俾貫非罪而

死露屍於府門冤枉之聲聞於遠近斯亦良王之微瑕也五代會要忠肅贈太師張全義諡洛陽搢紳舊聞記及莊宗滅梁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情焉與論當世之務皆出莊宗功臣意表恨得齊王之晚其識略德望動人主也如此因再上表敘述屢爲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爲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鳩辭也復下昭雪之令劉皇后入齊王居第省之劉后堅求拜齊王與夫人儲氏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內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頗拜齊王并儲氏爲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得已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草定皇后與齊王儲氏爲義父母相見及往來牋書儀注焉此乃從古所無之事也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于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

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

其妻子而已

五代史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爲河南府衙門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

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僕明宗邠天充俱頓使
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闋
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雷守事從賓
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
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爲巡兵所獲奏之高祖
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
高祖不允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五代史闕文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
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爽私第數日宰臣視事於
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
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刺刃於
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
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
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迺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
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糒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
暴其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
人臣之家畱止數日姦亂萌矣况全義本出巢賊敗依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爲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

夷子仲方卽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爲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斬喪唐室惟勤課勸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爲友珪所弑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於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爲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陽自盡其制畧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烏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賊臣耳得保首領爲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尙以全義爲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洛陽搢紳舊聞記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畱守齊王貴盛兼鎮河

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卽賢
懿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
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
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殆神
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情容夫貴封清
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
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
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
畜女童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服玩
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衆多卽復擇其常常者歸已院
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
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
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
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于前李公嘗
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旣至值戍卒竊發爲亂
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
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
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
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
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

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卽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卽齊王之女諸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卽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旣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于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旣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弟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馳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畱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

己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
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
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爲免其過既來謝又何
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
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
之故也夫人曰旣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
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
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
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
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
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
恡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
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
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
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
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首
盡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
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
殊尤者紀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
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爲子

五代史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嚴父琮世爲陳許小校廣明之亂簡去鄉里事

澠池鎮將栢夔爲部隸嘗爲盜於石壕三鄉之間剽劫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珙性嚴急御

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琪深所倚愛小有違忤暴加箠擊璠陰銜之光化元年琪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于戈日尋琪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琪歸附汴人梁祖表璠爲陝州節度使璠亦苛慘軍情不叶簡復攻璠璠冒乃護免逃歸於汴三年梁祖表簡爲陝州畱後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益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駐蹕於陝時朝士經亂簪裳不備簡獻裳百副請結百官朝容稍備以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於梁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勲勞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以微生灰粉爲効乞以姓名肩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乃名之爲友謙編入屬籍待遇同於己子友謙亦盡心叶贊功烈居多冊府元龜朱簡唐末爲陝州節度使陳情于梁太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功勞實知踰分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翼卵之仁願以微軀永期効使乞以名姓肩隨諸子太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于諸子同光初莊宗賜姓改名繼麟

太祖卽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

冀王

五代史纂誤今按友謙傳云旣卽位以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卽無加侍中之事友謙

本傳則友謙當太祖時先爲中書令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

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冊府元龜後唐莊宗爲晉王梁冀王朱友謙爲友珪所伐乞師于帝帝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于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歡甚友謙乘醉斡于帳中帝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末帝卽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

五代史梁祖建號移授河中節度使

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
不擇雖勉奉僞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
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
城恩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托之恩
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
存節康懷英韓勅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
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
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莊宗歡甚友謙乘醉寢於帳
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
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
其正朔北夢瑣言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嚴之姪嶽
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爲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
凌傲主公容之友謙背梁乞師于晉陽并使初至禮遇
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于黃河
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
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
其人耶太平廣記路德延僑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
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標靈異天然體
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僑
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

詩價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
朝五字更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
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
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
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
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
聞而大怒有以掇禍乃因醉沈之黃河詩實
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 貞明六年

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

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

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

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

五代史天

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
梁不獲友謙卽請之於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
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
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於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

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
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於我然懸兵赴
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欵於梁侯劉鄩
兵退後與晉王脩好友謙曰晉王親赴予急夜半秉燭
戰賊面爲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
資糧分我衣履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
食吾餘也及破梁軍 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
加守太尉西平王 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尙書令賜鐵券恕
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
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五代史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覲於洛陽莊宗置宴
饗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
也旣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
隸之又請解縣兩池榷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
以友謙爲守太師尙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
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

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十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十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

比

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父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

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
德于遂州王思同殺令錫于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
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
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
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
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
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五代史莊宗
季年稍怠庶

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
於繼麟雖僂僂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上薄民貧厚
賦難辦由是羣小咸怨遂加誣構郭崇韜討巴蜀徵師
於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

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已頗有拒命之意若不
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爲後患郭崇韜旣誅宦官愈盛遂
構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強項於蜀蓋與河中響應繼
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於
國密邇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譏邪自銷
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於我尙爲人構陷吾若得
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
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
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構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
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
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於徽
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命
夏魯奇誅其族於河初中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
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
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
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閤者夜見
婦人數十祇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
閤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旣而扇鎖如故
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逍遙樓間哭聲四合
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及明宗卽位始下詔

昭雪焉五代史纂誤今按伶官史彥瑒傳則友謙仍有子建徽被殺今傳內止述二子亦闕文也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

太府卿駙馬都尉尙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

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

州刺史

五代史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已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

尹梁以象先實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

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卽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

於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尙書充元從馬軍指

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
州圖練埭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
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憇
其樓堞之上慨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
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卽助公陰兵象先
納之翌日淮寇急攻其壘梯牆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
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能進卽時
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
不輟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
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於野形類蒲萄其
實可食貧民賴焉

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
指揮使

五代史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
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

男四年權知宋州畱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畱後
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卽開倉賑卹蒙賴者甚衆
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
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薊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
赴關郡人遮畱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
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太祖遇

弑友珪立末帝畱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廢嚴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卽馳奏言

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

死

五代史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於洛陽

末帝卽位拜象先

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

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

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

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

五代史梁末帝

卽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

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

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

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

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輦璧駿奔

結轍納賂於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寢成風俗藩侯牧守

下迨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指斂剝下以事權門象先

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鉅萬

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
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
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
之名爲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五
史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幣數十萬遍賂
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
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
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
頒綸制必負憂疑卽日復以象先爲宋毫耀輝賴節度
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
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
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日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
拜謝而退卽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於治所年六
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
象先
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

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五代史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義至周顯德中終於澧州節度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

戰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

之以爲養子

五代史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校

從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

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

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

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

事文類聚後集晉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

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號爲朱落鴈

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

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五代史梁祖之攻兗鄆也

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點雙雁於其額號爲鴈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爲一軍號爲落鴈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日爲朱落鴈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復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爲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毫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五代史纂誤今按梁太祖紀及朱宣朱瑾傳攷之則此節盡皆參錯按太祖紀乾寧四年正月克鄆斬朱宣又克兗州朱瑾奔淮南至九月梁兵方敗于清口蓋楊行密用朱瑾而敗梁兵也若元禮以此時戰歿則兗鄆先已破亡久矣與此傳全不相符況兗是朱瑾鄆是朱宣今則云鄆州朱瑾又甚誤矣王堂閒語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何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惶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莊宗滅梁罷漢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歟

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

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畱

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

五代史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

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妻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

初

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

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五代

史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於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於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侯問略無報復忽於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爲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托得爲婚家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既誅漢賓復爲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師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爲畱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親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爲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毫郡見鄉舊親戚淪沒者有瑩兆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

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
屋連甍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
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卽位贈太子少
傅諡曰貞惠有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
五代會要正惠贈太子少傅朱漢賓諡太常博士林弼
議曰漢賓散已俸代逋欠俾國家躋富庶所莅之地綽
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按諡法
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惠請
諡曰正
惠從之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
事梁太祖以事坐徒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
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儉巧善窺迎
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
五代史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
數初爲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
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

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爲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

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

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

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

罪死遷凝鄭州刺史

五代史天復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迺

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踈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祇奉行變數程宿食太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於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使監兵于河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

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

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

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

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爲姦彦章爲招討使三
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彦章各自上其功巖
等從中匿彦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金巖等求
代彦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疑爲招討使軍于王村五代史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彦章代之受任其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疑疑倚撫彦章之失以問之梁末帝怒罷彦章兵權疑納賂於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驛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疑率精兵五萬

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

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

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

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冊府元龜段疑

仕梁爲滑州兵馬雷後同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

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

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

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疑軍瓦橋關以詔事紹宏

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

度使五代史疑以衆五萬營於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

歸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

未幾莊宗入汴疑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邱解甲聽命翌日疑率大軍乞降於汴郊莊宗釋之復以疑爲滑州兵馬畱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旄改充州節度使疑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疑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疑與董璋戍瓦橋關疑巧事紹宏嘗乘間奏疑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日段疑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疑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趙在禮反中貲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畧疑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卽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紹宏請用疑爲大將軍莊宗許之令具方畧條奏疑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於遼州竟與溫韜同制賜死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

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

五代史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

有功遷爲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

軍推玘爲畱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

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

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五代史開平中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爲畱後玘詭

從之翌日受賀衛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毫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末

帝時爲晉州觀察畱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

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

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
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
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五代史貞明中爲晉州畱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
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鬪於境上莊宗見而勞
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
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卽位
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
辛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爲右贊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

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五代

史纂誤今按守光傳守文因討守光戰而被殺非被攻也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

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

威與知裕俱奔于梁

五代史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帥劉仁恭為騎將表為媽

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為雷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冲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雷後署知裕為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於梁知裕先奔於汴又張萬進雲州人初為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為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問罪尋敗於雞蘇守光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雷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兇虐類父嘗淫亂於萬進之家萬進怒而殺之又遣使歸於晉既而末帝遣楊師厚劉守奇潛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乞降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兗州仍賜名守進萬進性既輕險專圖反側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遣使送款於晉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鄩討之晉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危賊小將邢師遇梁太祖潛謀內應開門以納王師遂拔其城萬進族誅

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

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

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

史五代史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

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於部下梁與莊宗交戰

於河上摧堅挫銳惟恃歸化一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

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

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

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

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畱後五代史同光初莊宗入汴

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邱明宗時爲總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

歸化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

隣尤異而諸校心妬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

岌伐蜀爲前鋒騎將明宗卽位移刺絳州改潞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之遷安州畱後

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

卒贈太傅

五代史淮上之風惡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卽以食物

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絲是弊風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

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

五代史陸思鐸澶州臨黃

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於麾下及卽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世宸軍使積前

後戰勲累官至檢校司徒拱宸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
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思州刺史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
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
揮使五代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思鐸以善射
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觀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
莊宗平梁思鐸隨衆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
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
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
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
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腋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
進諸軍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
威壯之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

遂葬于陳州五代史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
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
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耶使我棲魂於所
治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